

宗璞
散文

二十四番花信

宗璞
著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二十四番花信

宗璞
著

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二十四番花信 / 宗璞著;杨柳编. 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5.1
(宗璞散文全编)

ISBN 978-7-5339-4119-2

I. ①二… II. ①宗… ②杨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90272 号

责任编辑 项 宁 沈利娜

封面设计 吴 捷

责任校对 陈 玲

责任印制 朱毅平

二十四番花信

宗璞 著 杨柳 编

出版 **浙江文艺出版社**
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32

字数 124 千字

印张 7.375

插页 4

印数 1—6000

版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4119-2

定价 **29.00 元**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序

一九四四年夏天，我在西南联大附中高中一年级学习。学校安排我们到滇池中间的海埂上露营，夜间有站岗、偷营等活动，得以亲近夜色。我非常喜爱月光下茫茫的湖水，很想站在水波上，让水波带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。我把这种感受写了一篇小文，寄给昆明的某个杂志。文章发表了，是在一种很粗糙的土纸上。那是我的第一篇散文。我没有好好保存它，现在已经找不到了。而那闪着银光的茫茫湖水却永远在我的记忆里。

一九五九年春天，我写了一篇散文《山溪》，是访问小五台山林区所得，发表于一九五九年第十六期《新观察》杂志。（我曾经误记这篇文章写于一九五一年，在此更正并致歉。）从一九五九年到现在，有五十五年了。这些年中，经历了很多事情，发生了很多变化，有很多感受、很多

想法,我断断续续写了不少散文;前后出版了二十余种散文集,内容多有重复。现在把五十五年的散文收集在一起,按内容编成五卷,可以视为我的散文全编了。“选集”受到篇幅的约束,往往有所偏重;“全编”似乎庞杂,思考或有深浅,着墨或有浓淡,但都是我生命的痕迹,读来也许会有一个更广阔的天地。

能够出版这套散文全编,端赖我的老战友、好战友杨柳女士,她也是一位资深的编辑。为了编这套书,她做了近三年的准备,反复阅读,校正错字,精心思考怎么样编得更好。没有她的苦心,是不会有这套书的。也要感谢浙江文艺出版社,他们把社会效益放在首要地位,出版了这套书。这种重视文化传播的理念,无疑是很可贵的。

宗 璞

2014年12月12日

时为冬至前十日

目录

- 001 / 一年四季
- 006 / 暮暮朝朝
- 011 / 热土
- 016 / 湖光塔影
- 021 / 废墟的召唤
- 026 / 萤火
- 032 / 紫藤萝瀑布
- 035 / 秋韵
- 038 / 丁香结
- 040 / 冬至
- 042 / 好一朵木槿花
- 046 / 我爱燕园
- 051 / 燕园石寻
- 055 / 燕园碑寻

- 061 / 燕园树寻
066 / 燕园墓寻
072 / 燕园桥寻
076 / 报秋
079 / 送春
083 / 松侣
088 / 促织,促织!
092 / 比尔建亚
094 / 拾沙花朝小辑
100 / 二十四番花信

103 / 山溪
105 / 西湖漫笔
110 / 秋色赋

- 114 / 墨城红月
- 118 / 爬山
- 125 / 鸣沙山记
- 129 / 三峡散记
- 137 / 岭头山人家
- 141 / 三访鳌滩
- 145 / “热海”游记
- 149 / 孟庄小记
- 159 / 养马岛日出
- 161 / 三千里地九霄云
-
- 167 / 澳大利亚的红心
- 175 / 羊齿洞记
- 180 / 奔落的雪原

186 / 在黄水仙的故乡

191 / 钢琴诗人——肖邦

202 / 没有名字的墓碑

208 / 写故事人的故事

216 / 看不见的光

221 / 他的心在荒原

一年四季

一转眼,在这校园里,住了将近一年了。先是雪如花,再是花如雪。紧接着绿荫遮住了夏天,一进校门,就觉得猛然一阵凉意,因为树多,火热仿佛挤不进来。然后不知不觉,鲜红的、金黄的各色树叶的颜色涂了满园。仍然是不知不觉,叶子一片片落尽了,秋天的艳丽消失了。隆冬带着北风,呼啸着,旋转着,又来到这里。

时间的流逝,在学校里表现得最鲜明的倒不是景物的变化,而是知识的积累,新人的成长。那些年轻人,是怎样地紧紧抓住时间,怎样地刻苦学习啊!看

见他们,总有一种可以十分信任的感觉。一年来,我几乎是每个清晨,都到湖边去散步。在路上,常常看见许多学生,背着大书包,捧着一本书,大声念着外文,满脸专注的神色,大张着嘴,好像要把书一口吞下去似的。在几个教学楼中间的菜地里,总是有许多站着坐着读书的身影,被朝阳染成一片红色。若想隐蔽些,石边树底,到处都是好地方。有人竟钻在矮矮的蔷薇花架下,口中唧唧啾啾念念有词,手里的书那么厚,我真担心他怎么能再带着书钻出来。还曾见一个女学生,蹲在路边,用石头子儿在地上画。我想不出她在干什么,便凑过去看,只见满地都是三角形。她是在思索解不开的数学题!

给我印象最深的,是一个有几分傻气的小伙子。还是年初时,一个下着小雪的清晨,天色阴沉沉的,我沿着碎石子的甬道,往湖边去。在山坡下的湖岸上,有一个学生,他像所有的年轻小伙那样额前滋着一撮短发,正在大声念着《石壕吏》。雪花落满了一身,他却毫不觉得。“暮投石壕村,有吏夜捉人……”只管一遍又一遍地念。他那浓重的北方乡村的口音,仿佛给老杜的诗更添了几分深厚。因为站得久了,他的一身和雪地变成了一片,嘴里的热气和着诗句有节奏地往结冰的小池上飘去。

雪消了,冰化了,杨柳又发了新芽,从嫩黄变成新绿,

长成长长的柳线，垂在湖面上，这小伙子仍是每天站着读诗。杜甫的主要作品读完了，又读李白。他曾把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读成“天老”，可是第二天就更正，大声又读了好几遍。荷花开了又谢了，水面上还留着几株残荷。他已经背会了盛唐的那些大家，读起“碧城十二曲阑干”了。

我自己从没下功夫背过书，常对人说，凡是读一遍而记不得的，就不是好文章。可是这小伙子学习的毅力是这样感人，我好像懂了，只有这样才能真的学到点什么吧，哪怕最容易学的。

立冬过了，天气还很暖和。有一天下午，我骑车经过体育场。正是锻炼的时间，学生们正在打球。忽然一个球从车轮前滚过，紧接着一个人直跑过来向球扑去。车子差一点儿撞上他，我连忙从车上跳了下来。这时，我眼前晃过那一撮滋着的头发，原来这就是那个念唐诗的小伙子！看他那专心的神气，我明白了，他打起球来，也是这样全力以赴的。

“你这人真是！打个球也拼命！”一个同学说他，“别打了，明天还测验呢！”

他抱着球，瞄准，投篮，命中，然后说：“你老是光顾得考试！”还是那浓重的质朴的北方乡村的口音，音调是亲切的、友善的。我知道，他的刻苦学习，是有着比考试更大许多的东西在指引着他，支持着他。

后来机缘凑巧，参加了一次学生的班会，我才更懂得其中的道理。年尽岁除，他们准备考试了，所以要讨论一下迎接考试的态度，也就是学习的态度。那有几分傻气的小伙子恰在这一班。大家嚷嚷时间不够用，他只闷着头不开口。有人就说：“关黑子基础本来差，一年的工夫，真得刮目相看了。他做团的工作尤其热心。”

关黑子的头发似乎更滋起来了。他讷讷地说：“咱们不能为考试而学习，更不能只为自己的前途，那和图谋升官发财不是一样么！我是为我的家乡，为我们的……”他用手指着窗外，窗外林立的科学大楼，仿佛就是祖国的丰沃无边的土地。他说话远不如读诗清楚，其实这话说着比做着容易得多。也许因为有陌生人在吧，黑脸直发红，话也没说完，就停住了。不过大家都明白了，也并不觉得他答非所问。我到现在还不明白的是，“关黑子”这三个字是他的名字呢，还是绰号。

从学生宿舍出来，见四面高楼，灯火辉煌。新的一年四季即将到来，有的班在准备新年联欢的节目。不知为什么，我忽然想起那伏地做数学题的女孩子，又联想起古希腊一位大数学家阿基米德。这位大数学家因为专心做学问，敌人打进城来都不知道，还呵斥入侵的敌兵不要践踏他在地上的图形，竟因之被一个小兵一刀断送了性命。我们的

祖国给青年们安排了好多的学习生活啊！只管思索罢，只管钻研罢，让你的一年四季都燃烧着，发着光亮，回顾时感到收获的欢喜罢。只是千万不要忘记，这一切，都是因为我们有着自己的不会被践踏的国家，而你的每一个一年四季，也都应该是为了祖国的将来啊。

原载《北京日报》1963年1月8日

暮暮朝朝

玉簪花开了，雪堆银铸似的小棒槌花朵，叫人看了，遍体生凉；本来是嫩白的茉莉花，已经老了，不知什么时候，变成一种发红发蓝的苍劲的紫色。抬头看时，那高大枫树的繁密叶子，一丝一纹地刻在十分明净的晴空上；一种发亮的小虫儿，在屋顶的阳光中高兴地嬉戏；蟋蟀大声地叫着。我知道，秋天来了。

秋天，本是收获的季节。在这里，却还有着另外的含义，那就是说，又迎来了新的学年。清静了一个夏天的校园里，出现了许多新的、稚气的、幸福的脸庞。这些年轻人，睁大了眼睛，好奇地四处观望；走在路上，会忽然将人截住：“请问那是什么园？这是什么楼？”然后便郑重其事地标在自己绘制的校园图上。脸上那种幸福的神情，和胸前的新校徽一起，发着兴高采烈的光。要是问他上的什么系，他显

然是还不知道应不应该说出那种尖端学科的名称，只在嗓子里认真地咕噜了一声，抱歉地笑一笑，连忙跑开了。

真奇怪，背着沉重的大书包来来去去的这些年轻人，都有着这样一张幸福的脸，像在过节，在欢庆什么似的。要是去问他们，一定也回答不清楚吧。然而这也很明显，他们开始在向科学进军了。每个清晨，伴着初秋的清风，校园里回响着琅琅读书声，总使我想起进军的号角，想起冲锋陷阵的呐喊，那样雄壮，充满了必胜的信念。真的，他们的每一天，每一小时，每一分钟，都会像战士一样，有着不断的斗争和胜利。

还有另一种战斗的开始，那就是毕业了，走上工作岗位。我看过一班学生的分配志愿表，觉得拿在手里的不是一张张纸，简直就是一颗颗建设社会主义的红心。他们的志愿，地区栏全都是遥远的外地，工作栏全都是无声无息的岗位。我看着那些不同的笔迹，眼前闪过一张张洋溢着幸福神情的脸庞。若不是生活在我们的社会，若不是经历过我们的时代，实在是不能理解那种神情的。再听一听：“你是到这个机关。”递过去一张转关系的纸。“好。”“地点在黑龙江。”“好。”“有什么意见吗？”分配工作的同志亲切地问。“什么？”这同学好像很奇怪，“有什么意见呢？不都是为了——”他没有说下去，但我知道，正是因为有一种什

么力量,大家才有这样的幸福感,在生活的新阶段,有着这样强烈的欢度节日的心理。

我又想起了许多个夜晚,许多倾心的详谈和发人深省的会议。我了解他们在大学生生活的五六年中,不只获得了专门的知识,同时还懂得了怎样做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接班人。在他们出发的前夕,我们又一次在一起谈着,谈着。夜已经深了,月光好得像要把整个世界都照下来。一个同学忍不住地低声唱起了《毕业歌》:“同学们,大家起来,担负起天下的兴亡!”大家都随着唱起来,竟来不及说别的话,而这也正是要说的所有的话。不是么?在这歌声中,有着多么强烈的必胜的信念,他们唱起来,又还有着那样浓厚的幸福和欢乐的情绪……

他们走了,那歌声还久久不散。我在曲折的小径上漫步,思索着,这种信念从哪里来?这些幸福又是从哪儿开始的呢?我思索着,忽然一阵使人感到几乎有些刺激的青草的清凉气息,告诉我是这个园中的秋夜了。这里的秋夜是这样沉静,又这样明亮。明亮,并不只由于那如水的月光。不远处有一片辉煌的灯火,把一座座高楼,浴在无边的肃穆的光辉里面。我记得了,这里的彻夜的璀璨的灯光,使得或繁星,或明月,永远都是黯然失色的。

一个黑影从那灯月交辉的光亮中浮现出来,恰是个熟